

清宫药引的应用及其对现代临床遣方用药的启示

刘 玥 史大卓*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操场 1 号, 100091)

* 通讯作者: shidazhuo@126.com, 13511072856

[摘要] 中药药引在中医临床治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系统分析、总结清代宫廷医药档案中的用药特点, 对于丰富中医临床治疗经验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宫药引精华》一书, 论述了清宫医案中药药引的作用和应用特点及其对现代中医临床遣方用药的启示。

[关键词] 清宫医案; 药引; 方剂

中药药引是中医方剂“君、臣、佐、使”配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指在方剂中引药归经、直达病所及能增效减毒的药物, 受到历代医家的充分重视。如张睿谓:“汤之有引, 如舟之有楫”(《医学阶梯》); 尤在泾言:“药无引使, 则不通病所”(《医学读书记》), 均强调了药引的重要性。我国历代医药学家在长期医疗实践中, 对药引的应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所著的医药著作中, 多有论述, 且代代皆有发展和完善。

对于药引的认识, 两千多年以前《黄帝内经》中即有“主病之谓君, 佐君之谓臣, 应臣之谓使”的记载; 其后《神农本草经》谓“药有君、臣、佐、使, 以相宣摄”, 虽为论方剂配伍, 实则包含药引的内容, 可能为迄今所见最早的有关药引的论述, 成为以后应用药引的理论依据。

东汉张仲景是应用《黄帝内经》实践“药引”的典范, 其对药引的应用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用于引药归经, 二是用于佐助, 三是用于反佐, 四是用于调和诸药。但其“药引”的品种有限, 主要有甘草、生姜、大枣、粳米、胆汁、白蜜、酒、醋和童便等。唐宋时期, 药引的应用引起了普遍重视。宋代中成药盛行应用,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就是一部成药药典, 所载成药 788 种, 几乎每一种都论述了应配伍的“引药”及服用方法。药引不仅与汤剂配伍, 也同成药广泛配伍使用。金元时期在药引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是

张元素, 他对药性、药理都有新见解, 倡导“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说, 成为临床用药的基本法则之一。明代药引的应用出现了新局面。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许多药物的“归经报使”等均有记载, 并单列“引经报使”一项, 对药引应用起到了推动作用。迨至清代, 在系统总结历代经验的基础上, 中医学在各领域均有发展创新。尤其清代宫廷医疗实践, 在使用药引方面, 突破了传统引药应用的框架, 既有方剂配伍的引药应用, 又有辨证指导下和其他方药的联合应用, 精彩纷呈, 闪烁着清代宫廷御医的经验和智慧。陈可冀院士等在整理清代宫廷医案的基础上, 作为专题组织编写《清宫药引精华》^{[1]19} 一书,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研读体会其中奥妙, 对临床遣方用药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1 清宫医案药引的作用

清宫医案中药引的作用, 通常有引经和直达病所、增强疗效兼佐助、顾护脾胃兼矫味等几个方面。

1.1 引经和直达病所

引药归经和直达病所, 是清宫药引最基本的作用, 清宫医案中药引的作用大部分属于此类。如清道光朝医案记载, 全贵妃因妊娠热盛, 火烁肺金, 以致身热咽干, 有时咳嗽。御医张永清、陈昌龄拟清金代茶饮清泄肺热, 引用芦根三把^{[1]19}。全贵妃所患为火烁肺金之证, 方中芦根入肺经, 长于清泄肺热,

[10] 庞朴. 一分为三[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5: 230.

[11] 蒋谦. 论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J]. 江汉论坛, 2006, (5): 25-30.

[12] 刘长林. 中国象科学观: 易、道与兵、医(修订版)[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3] 郭小青, 刘智斌. 浅谈“司外揣内”与“黑箱”、“白箱”、“灰箱”理论[J]. 河南中医, 2002, 22(4): 10-11.

[14] 戴汝为. 我国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机遇: 从发达国家迈向“概念时代”谈起[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07, 9(3): 1-6.

[15] 王夫之. 《周易外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12-213.

(收稿日期: 2013-03-27; 修回日期: 2013-04-19)

[编辑: 黄 健]

生津润燥而止咳,用作药引,不仅引经报使,而且切中病机。又如清光绪六年五月二十日,慈禧皇太后脉息左部浮取尚觉虚软,余部平平,昨微感咳嗽已解,眠食均好,大便未行,脊背凉热如旧,颧颊仍有津坠,间作气呛,腿筋之痛渐减,惟醒后肌肤色青仍未滋润,自系肝阴不足,而心气久亏,遇事烦劳,形神时倦,头目作眩。御医议用保元益阴汤补肝益心,引用醋柴胡^{[1]20}五分,领诸药入肝胆二经,外解半表半里之余邪以除凉热之症,内达颧颊之分而疗津坠气呛。其药量虽轻,寓意深邃。继后医案表明,效验颇著。再如清光绪八年正月初九日,慈禧太后肩臂手指痠沉强痛,谷食不香,多言则胸中气怯,大便带渣。御医薛福辰等诊其脉左寸缓弱,右关见滑,辨证为肝阴血气未充,夹有湿饮,以益气养阴汤加减调理,引用酒炒桑枝三钱。以后或以本方加减进退,或以益气营汤、益气养营汤、调脾和胃饮、清燥和胃饮、益气健脾汤等加减治疗,多次用酒炒桑枝或鲜桑枝^{[1]78}为引。用桑枝为引,缘其入肝经,肝主筋。慈禧之肩臂手指痠沉强痛、筋脉强痛、屈伸不利等证,总与肝经有关,为阴血不足、经络不畅所致。桑枝专祛风湿拘挛,通经络,利关节,尤善走上肢。故慈禧此时病证以桑枝为药引,十分适宜。

1.2 增强疗效兼佐助

清宫医案药引的作用,除引经和直达病所的作用之外,还用于增强原方疗效,或对原方主治起佐助作用。如更衣散由朱砂、芦荟两药组成,主治肠道热结伤津、心烦便秘之症。清宫医案载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二阿哥福晋脉息沉弦。原系里热不清,复受暑热,以致抽搐搦闭,神识不清,自汗腹痛,服清暑定风汤,诸症微减、惟里滞不行。御医议用滋阴润燥汤调理,引用更衣散^{[1]146}一钱,灯心一束。里热未清,复受暑热,外热助内热之势,以致内热炽燔,蒙蔽清窍,神昏抽搐。里滞未清,恐阳明燥结,故御医用滋阴润燥、通腑泻热法治之,以冀腑通热解。更衣散泻热通腑,清心安神。以此为引,既可助泻热通腑,还可和灯心一起清解心经邪火,以治热扰心窍的神昏不清。

木瓜酒由木瓜、栀子、玉竹、当归、羌活、陈皮、五加皮、川芎、川牛膝、秦艽、红花、桑寄生、千年健、独活诸多药物加高粱酒泡制而成,功效祛风散寒、除湿定痛。清宫医案载某年九月十二日,珍妃脉息浮数,系湿热下注,痛风之症,以致腰膝肿痛,发热恶寒,夜不得卧。御医用除湿拈痛汤一帖调理,引用木瓜

酒^{[1]150-151}一盅。珍妃湿热下注,痹阻经络,营卫失和,以致腰膝肿痛、发热恶寒,御医治用除湿拈痛汤以祛风胜湿、活血通络,当属对证。木瓜酒能祛风散寒、除湿定痛、宣通经络,用之为引,借其宣通之力,以助诸药祛风胜湿。盖湿为阴邪,黏着胶滞,阳气宣通,才始得化。元明粉在明代以前称为玄明粉,清代宫廷中为避康熙皇帝玄烨之讳,乃将“玄”改作“元”。本品由朴硝、芒硝同甘草煎过,鼎罐升煅而成。味辛苦咸而性寒,入胃、大肠二经,功能泻热润燥、化痰软坚,做药引用量2~6g。清宫医案载嘉庆年间三阿哥原系停滞受凉瘟疫之症。用药调治,诸症俱好。惟咳嗽有痰,大便未行。御医议用宁嗽润燥汤,引用玄明粉^{[1]56}二钱冲服,助诸药稀释痰涎、清利大肠。

1.3 顾护脾胃兼矫味

有些中药易刺激胃肠道使消化吸收功能下降或出现胃肠道反应,加药引以保护脾胃,同时矫味,亦为清宫医案药引作用的一个方面。陈仓米又名陈廩米、老米,系粳、粳稻之囤积仓廩陈久者,甘淡而性平,气味俱薄,功能调中益气、开胃消食、涩肠止利。做药引常用量为1.5~15g。如清道光朝和嫔,腰腿痠疼,腹胀坠痛,微见白痢,脉息弦滑。此属湿滞过盛,御医议用调中导滞汤加减,同时引用陈仓米^{[1]47-48}三钱,顾护胃气,健脾化湿,开胃消食,助全方止痢。蜂蜜,亦称石饴,为蜜蜂科昆虫中华蜂蜜等所酿的蜜糖,味甘、性平,无毒,归心、脾、肺、大肠四经,功能补中润燥,止痛解毒,做药引用量半至一茶匙,或10~15g。如清道光朝珍妃,系湿热下注,痛风之症。两腿周身流痛不定,发热恶寒,夜不得寐。用药调治以来,症势时缓时复。服万灵丹,肿势微消。惟滞热过盛,脉息浮数。御医议用清热润燥汤加减,引用红蜜^{[1]50-51}一茶匙,以助诸药解毒止痛,顾护脾胃,调中养脾。饴糖又名胶饴,北方人称之为饴,为米、大麦、小麦、粟或玉蜀黍等粮食经发酵糖化制成的糖类食品。本品味甘性温无毒,归胃、脾、肺三经,功能缓中补虚、生津润燥,兼有矫味之效,做药引用量每次三茶匙。清宫医案中,其用途主要在于缓中止痛。如清嘉庆朝华妃,系暑湿寒凝之症。服药以来,少腹牵引两胁疼痛及呕恶肢冷诸症渐减。惟气较肢痠,脉息弦滑,此系湿饮未净。御医议用益气建中汤调理,引用饴糖^{[1]59}三茶匙,助诸药补气调中,缓急止痛兼矫味。

2 清宫医案药引的特点

清代宫廷医案药引应用,精彩纷呈,突破了以往

“一方一引”的框架,具有“一方多引”、多中成药引以及分科药引等特点。

2.1 异方同引,功效各异

清代宫廷医案中中药引应用丰富多彩,同一味药引经常出现在不同医案方剂中,但功效各异。如一捻金,又名小儿一捻金,首见于明代龚信《古今医鉴》,清代《医宗金鉴》补入了剂量,曾在宫廷广泛使用,并常用做药引。一捻金组成为:大黄、槟榔、黑牵牛子、白牵牛子、人参各等份,为细末,每服一字,蜜水调下。清宫医案中,一捻金做药引的用量是0.7~5g,其用途有以下四个方面^{[1]62-63}:一为逐痰通腑。如道光朝四阿哥,原系夹惊外感之症。用药调治,惊气外感已解。喉内有滞热生痰,以致痰鸣气促,唇干。御医议先服抱龙丸一粒,薄荷汤化服。仍用清热化滞汤加减,引用一捻金二分,助诸药逐痰清热,通腑宽肠。二为理气止痛。如道光朝四福晋,原系寒暑郁结,腹胁作痛之症。昨服清暑化饮汤,暑气渐清。惟饮滞过盛,胁肋尚觉胀痛,脉息弦滑。御医议用调中化饮汤调理,引用一捻金一钱五分冲服,助诸药行气调肝,消食止痛。三为消积导滞。如慈禧皇太后,气道欠畅,胃有宿滞,眼目发目延,时作嘈杂,左关沉弦稍数,右关沉滑有力。御医拟调气化滞之法调理,引用一捻金一钱二分后煎,助诸药清肝经湿热,导胃间积滞。四为扶正祛邪。如清同治皇帝载淳,原系因病致弱,气不化饮之症。今忽然气道梗阻,有似厥闭之象,脉息弦软而虚,病势危重。御医议用助气化饮汤调理,引用一捻金六分冲服,助诸药开闭豁痰,祛邪匡正。

2.2 异病同引,炮制各异

历代药引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药物易得、取材方便。清代宫廷医案中,生姜是取材最广泛的药引之一。上起清康熙朝,下迄清宣统朝,内、外科疾病配方的药引取材于生姜者随处可见。清宫药引运用的灵活性表现为病情不同,药引入方炮制方法亦不同。其中应用最多为生姜,其次为煨姜、姜皮。生姜,味辛、气微温,走而不守,入足阳明胃、足太阴脾、手太阴肺、足厥阴肝四经。宫廷档案取其做药引,用量1~3片。如乾隆朝惇妃曾患外受风凉,症见头痛身痠,恶心畏寒,御医投疏解正气汤加减,取生姜^{[1]40}二片为引,入肺胃以散寒降逆;生姜皮,性味归经皆同生姜。清宫医案药引用之,取其以皮走脾之意,重心在于治疗脾虚浮肿、泄泻等。如清康熙四十九年六月,理藩院右侍郎荐良,患脾肺虚寒喘胀之症,以致气喘自汗,胸胁胀满,难以仰卧,面目四肢浮肿,大

便不实,六脉绝至不现。御医投加减小脾饮温阳健脾、行气利水,引用姜皮^{[1]41}三片,引药入脾,散寒行水,以平喘胀;煨姜,系将生姜用纸六七层包裹,水中浸透,置火灰中煨至纸色焦黄,去纸用。本品无干姜之燥,无生姜之散,最为平妥。如康熙正黄旗大臣颇尔盆患痔漏透破后,流脓碗许,渐至元气大虚,大便溏泻,恶心口渴,不思饮食,病势重大。御医投加味扶元益胃汤补气健脾,引用煨姜^{[1]41}三片,以和中止呕,顾护胃气。

2.3 科属不同,药引各异

清宫医案中运用药引的灵活性还表现于各科药引各具特色,其中妇科多用老酒、童便或益母草;儿科多用灯心草、淡竹叶;痘疹多用芫荽。如清道光朝祥妃,恶露停滞,兼受暑热之症。用药调治,诸症俱好。惟恶露未净,脉息弦滑。御医议用九味生化汤祛瘀生新,引用老酒^{[1]58-59}一匙,以助宣和血脉,开郁结,逐恶露。童便味咸性凉,归心、肺、肝、肾四经,功能滋阴降火、止血消瘀,做药引用量二茶匙至一杯。清宫医案中,童便多用于妇科止血消瘀。如道光朝静妃,原系妊娠四个月,湿热伤荣,半产之症。服芎归汤,恶露畅行,肚腹疼痛稍止。惟有时头晕恶心,气怯身软,脉息滑缓。此由血虚,湿热上冲所致。御医议用芎归养荣汤清热养血,引用童便^{[1]60-61}一小盅兑服,以助诸药祛瘀生新而止血。胡荽又名芫荽或香菜,为伞形科植物芫荽的带根全草。本品辛温香窜,入脾、胃、肺、大肠诸经,功能发汗透疹、消食下气,做药引用量1~2棵。清宫医案中,用于疏风透疹。如乾隆朝循嫔,原系肝胃不和,外受风凉之证。服药表凉已解,惟荣分湿热未净,以致头面周身出红点子,作痒,脉息浮缓。御医议用疏清饮清热祛风调理,引用芫荽一棵^{[1]45-46}、生姜二片,以芫荽领诸药外达皮肤,疏风发汗,透疹止痒。

2.4 针对病证,一方多引

“一方多引”,是清宫医案中中药引应用的一大特点,多至五味药引或六味药引同用,或以中成药为引,辟药引之先河。

2.4.1 两味药引 清代宫廷医案中两味药引同用相当多见,不仅涉及中药种类和具体药物相当多,而且两药之间的配伍也有十分丰富的内容。这种两味药引,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对药”(又称“药对”)的特点:两药之间协调配合,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但其两味药引又不完全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对药,它们毕竟在方中起“引经报使”作用,是辅助于全方的综合功效。如清代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光

绪皇帝鼻管欠利,涕嚏,头晕发闷,喉觉味咸,食物少味,寤寐少安,牵引诸恙,耳窍鸣响,腰膝痠痛,足跟疼复作,咳嗽无痰。御医陈秉钧诊其脉左部细弦,右寸关两部弦而浮,仍带滑象。证属外受新凉,内郁痰湿。拟和表调中,肃降之法调理,引用枇杷叶三张、红枣^{[1]117}三枚。此两味药引,均入脾、胃二经,相伍为药引,既能补中和胃,益气养血,又可清肝化痰,下气而止燥咳,在本方中亦有标本兼顾之作用。

2.4.2 三味药引 一般临床很少用三味中药作药引,但在清代宫廷医方中却并不少见,如焦三仙即相当常用。一般三味药之间配伍协调,多突出重点,使“引经报使”的方向明确,以加强全方的功效;还有一种情况,由于病情复杂,涉及脏腑较多,用三味或更多味药引,有利于全面照顾,多方调治。如清代宣统十四年六月初八日,端康皇贵妃头晕肢倦,口渴引饮。御医赵文魁诊其脉左寸关弦而近数,右寸关浮滑。证属内蓄饮热,外薄暑邪,以清暑调中化饮之法调理,引用滑石六钱,灯心草、淡竹叶^{[1]122}水煎药。此三味药引,清热解暑,利水祛湿,为清暑化饮方之重要部分,亦为治疗暑热蓄饮之证不可或缺的药物。

2.4.3 四味药引 四味药药引,清宫医案中亦非鲜见。作为药引的四味药之间,多属配伍协调,归经或功效作用各有侧重。由于药引的药味较多,除了有其侧重点之外,多还程度不等地兼顾病情的其他方面。清宫中医方的四味药引,大部分侧重于消食或补益,其他方面相对较少。如清光绪某年七月初六日,珍妃原患舌强不语症经治渐轻而未能如常,头晕微疼,谷食不香,身肢痠痛,两肋胀满,大关防仍有白滞,恐作痢疾。脉象左寸关沉弦稍数,右寸关滑数。御医王继曾、冯盛化认为,属浮火未退,气滞痰饮化而未净,拟理脾舒肺化痰汤佐清热之法调理,引用甘菊花二钱、焦三仙^{[1]127-128}各二钱。此四味药引,以焦三仙入脾、胃经,和胃消食,而治其“谷食不香”;菊花入肝经,善清头目,而针对“头晕微疼”。可见多味药引有引归多经,多方照顾之意。

2.4.4 五味及以上药引 用五味、六味药作为药引,在清代宫廷医案中也可见到数则。这几则均见于清光绪皇帝临终之年的医案,光绪病入膏肓,五脏虚损,本虚标实,证情十分复杂,而多味药引可能照顾到病损的各个脏腑及病情的多个方面。如清宫医案记载光绪皇帝曾数日之间梦泄两次,耳内蒙响堵闷,食物运迟,大便不匀,口渴心烦。左脉三部细涩,右脉三部俱见微浮带数。御医诊后以固摄肾真兼平肝,养心,益气 and 阴为法调理,引用淡菜三枚,湘莲肉

七粒,灯心五寸,炒麦芽、炒谷芽各二钱,另煎潞党参三钱(冲服)^{[1]132}。此六味药引,多味甘、性平,入脾经者最多,兼有入肺、肾、心、肝、胃、小肠等经,有健脾、益肾、养心、开胃、补肺、益气等功效,可以说照顾到各脏各经、方方面面,可见御医之选用药引,亦颇费斟酌。

除此之外,清宫医案中大量使用中成药做为药引,如六一散、益元散、太乙紫金锭、玉骨散、当归龙荟丸、平安丸、失笑散等等,涉及功效之广泛实属罕见。

3 清宫医案药引应用对现代临床用药的启示

中药药引是中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临床中起到重要作用。清宫医案中药引应用之巧妙,效验卓著;其应用的药材囊括草木、果实、谷食、菜蔬、虫介及金属等类;其应用的方式,有单味及多味等;更有应用中成药乃至各类贵重药为药引者,可谓方圆曲直,炉火纯青。

现代中医临床对于中药药引的应用有逐渐轻视的趋势,应引起注意。药引的正确应用对引药入经、直达病所,提高疗效、照顾兼证,扶助正气、调和药性,降低毒性,矫正药味、便于服用等皆具有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药引的合理使用还可以扩大中成药的应用范围。由于中成药处方固定不变,在相当程度上难以适应中医辨证施治的需要。如果中医临床辨证应用时灵活变化药引,即可达到随症加减的目的。如清热开窍之著名成药安宫牛黄丸,虽疗效卓著,但临床应用仅限于神昏谵语属热邪内陷心包、痰热闭阻者,对于病情复杂、正气虚弱之人,多不相宜。此时若以人参为引,煎汤取汁化服,既能补气以扶正,又可借用人参益气养心之效增加辛香开窍药的作用,对启复神明,扶正祛邪,很有价值。对于脉实之人,可用金银花、薄荷为引煎汤化服,能增强清热透解之效;对兼有大便秘结不下者,可用大黄为引煎汤化服,既可通泻大便,又可增强清热开窍之功。今后应加强对中药药引的理论与临床研究,总结中药药引临床应用的经验,特别是现代中医临床中成药与药引的灵活配伍应用,将其发扬光大。相信随着中药药引应用经验的逐渐积累和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药复方配伍中药引的应用,会在中医临床辨证遣方用药治疗的整体面上显示出更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陈可冀.清宫药引精华[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

(收稿日期:2013-04-12;修回日期:2013-06-05)

[编辑:黄健]